

暮色中的烟火

徐雨涵(枣庄学院文学院)

傍晚的第一阵风,是灰蓝色的,带着河水将凝未凝时那种清冽的寒意,从河面上漫卷而来。路灯还没亮,天光是一种淡淡的青色。就在这青灰的底色上,沿河公园边,忽然浮起了一团团暖黄色的光晕——先是疏落的几点,继而迅速地晕染、连缀,最后铺陈开去,形成了一条与河岸并行的璀璨光带。光带下,人间暖雾正从一片片光晕里蓬勃升腾,藏着最实在的生机。

穿行在摊贩灯火交织的光影里,眼睛便忙不过来了。卖冰糖葫芦的草把子,像一棵结满红宝石的矮树;棉花糖摊子前,总围着几个仰头的小孩,看丝丝缕缕的糖絮如云朵般膨胀起来。摊主大多是熟稔的,手脚麻利,一边翻动锅铲,一边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招呼:“来啦!老样子?”或是对犹豫的客人爽朗一笑:“尝尝嘛,不好吃不要钱!”那笑容里的坦诚,比任何话语都更让人安心。在这里,交易的似乎不只是钱与物,更有一份市井间心照不宣的温情。

我寻一处略宽敞的河沿石栏靠着,手里捧着刚出锅的、烫手的烤红薯。剥开那烤得焦脆、微微皱起的外

皮,一股白气混着浓烈的甜香直冲上来。金黄的瓤儿软糯烫口,一路甜进心里。河对岸高楼的霓虹是冷的、疏离的,明明灭灭,映在墨绸似的河面上,碎成一片流动的华丽光斑。而身后,是暖烘烘、闹腾腾的人间烟火——烤串的烟气、蒸腾的水汽、鼎沸的人语、小孩的笑闹……这一切交织成一张暖洋洋的毯子,将人温柔包裹。白日里绷紧的神经,那些无形的压力与焦虑,仿佛都被这暖烘烘的喧嚣熨帖了,融化了。

忽然想起“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句话。这沿河的夜晚集市,大约就是这座疾驰城市一个小小的温暖逗点,让奔流不息的生活,得以在此处稍稍停顿,喘口气。

手里的红薯渐渐凉了,风里的凉意也浓了几分。转身离开那片光海,走入渐深的夜色,那暖意却仿佛还贴在身上。这璀璨而短暂的夜市,像是生活特意为我们这些赶路人点亮的一盏暖灯,提醒着我们:追逐远方的间隙,不妨稍稍驻足,将自己投入这真实可触的、热气腾腾的烟火里。

一点星光

李荣莲(济南市)

我推开诊室的门,晨光与一缕星芒同时映入眼帘。室内,一个年轻的身影正在忙碌。

“我是来做老年查体的。”我将单子递过去。

“您先坐,稍等就好。”她抬起头,温柔一笑。她的助手引我坐下时,我听见她对助手说:“王姐,拿支新‘手机’来。”“手机还能看牙?”我好奇地问。

“是牙科器械,我们叫它‘手机’。”她笑着拆开密封袋,露出一支黄色圆头长柄的小口镜。诊室里顿时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

我躺上牙椅,她俯身仔细检查。“您有颗智齿只剩牙根了。牙结石很厚,牙龈萎缩也严重,牙釉质也有损伤。”她通过口镜让我自己看,“如果不拔,得先补起来。以后要用软毛牙刷竖着刷。”

我解释自己一直用硬毛牙刷用力横刷,总以为这样能让牙齿变白。“牙黄和水质有关,刷不掉的。”她轻声解释,“我先给您补两颗,其他的需要预约后续治疗。”

缴费返回时,患者已少了许多。口腔灯亮起时,我闭上眼,却能清晰感受到她轻柔而熟练的动作:漱口、放置吸嘴、清洗、塞棉球、打磨腐质、酸蚀、粘

接、光照固化。当酸凉感袭来时,我的腿不由自主抖了两下。她立即调整动作,不锈钢吸头迅速吸走唾液。

约一小时后,治疗结束。她递来清水时叮嘱:“要是不舒服,随时过来。”

几天后我打电话预约,才知道她已调回总院。“我每月在总院、老院、东院轮流值班。”她发来两个定位,“您选方便的地点就行。”

周五清晨,我辗转来到崭新的妇幼保健院总院。四楼口腔科门诊的电子屏上,彩色头像缓缓滚动。我忽然看见那张熟悉的脸庞,旁边显示着:张亚楠,住院医师。简介上写着,她毕业于武汉大学牙体牙髓专业,发表过SCI论文,还是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会员。

诊室门开时,一个三岁孩子跑出来。她戴着红色花帽,胸徽鲜亮,白衣洁净,正叮嘱家长注意事项。转身看见我,她笑了:“阿姨,进来吧。”

崭新的牙椅上,那盏灯再次亮起。她俯身操作时,我静静凝视着那缕星光。它照亮了牙齿的幽微世界,也照亮了这个年轻医者专注的眼睛。

愿这星光永远闪烁,照亮每一个需要温暖与光亮的角落。

我在阳光下虔诚地耕犁

平书宪(济南市)

寒意叩门时我在等一束暖光
待它穿过雪的纯净,冰的坚硬
把苍白的记忆悄悄焐热
黎明和黑夜悄然约定
阳光透过轻纱赶路朦胧、艰涩
若你目光削去我日子温度
我该如何度过这绵长冬季
幸好有枚火种埋在冰消时刻
你眼中光亮在时空里跳动
带笑冰凌成为阳光手指
轻轻拂过我的每一个朝暮
我用尽所有语言为冬写诗
像你曾赠我满程春暖花开
我相信有诗的夜晚就有星光
落在我们曾一起奔走的路上

冬日祷词

陈史烁(广东省)

你摘下秋的最后一枚骨标时
冰霜织就的披风裹住脚步
请缓慢而行,别蹀断
大地脊柱处凝结的金色祷词
十年跋涉,你已成青铜的君王
将雪原打磨成锋利的盾
当寒潮压弯屋檐的骨骼
你的沉默正凝成云层的银冠
当暮色将旗帜垂成降幡
别急于熄灭灯塔的血脉
更别用呜咽的风蚀穿所有
向阳坡上的草籽与青铜书简
我们已备好木梯接引霜花
当你的铁鞋再度叩响地平线
所有缄默之唇仍含住春的印章

大雪

董芹芹(青岛市)

拍雪的人,每按一下镜头
心就被洗涤了一次
慢拍,留白,用浪漫主义
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
临摹着颠沛流离的半生
在她的镜头里
悬在雪枝上的最后一枚柿子
落在地上,摔得很重
雪盖不住所有的事物
大地总会裸露出褐色的肌肤
草甸总会通往生命的源头
风吹芦花,寂静是满的
没有空隙,白终究是白